

# 冊二

## 兒女英雄傳評話

### 第一回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的大意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敘

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

代列歷靜聽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

代遠今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

的一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

燕京朝宗一統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着天下

才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

書名 兒女英雄傳評話四十回首一回 光緒六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文康 撰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9  
編號 D8664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兒女英雄傳評話四十回首一回 光緒六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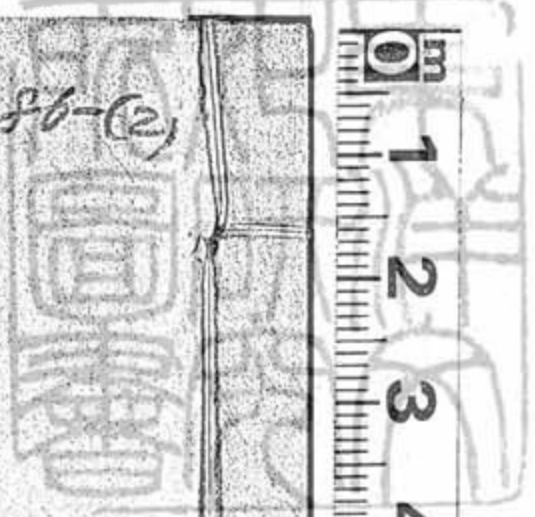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兒女英雄傳

第一回

聚珍堂

162986-(2)



双紅堂
小説
89(2)

志倫堂印

兒女英雄傳評話

第三回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叅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至受苦那廟裡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裡間外間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暫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出個內外只是那賠修得官項

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裡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且喜平日看文章的這些學生裡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只得分頭寫信托他們張羅好拼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裡論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看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

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豈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好報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還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先論後序即以論作提鬱勃可愛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獲罪安公子

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裡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却莫怪說書的曉舌閑話休提却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冲决民田受害龍顏大怒便照摺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裡便挨口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

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就白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却都不肯明說這日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而起梅公子道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聖誤却也不知其詳吞止其詞口吻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托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委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

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往浙江查辦事件  
去了伏一筆甚便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轉致誤事當下  
那程師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功司等我  
去找他問問就便托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  
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  
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會好生得睡直到  
次日晌午那程師爺纔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却不  
小幸喜還不礙說着從懷裡把那鈔來的原奏掏出來遞  
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請旨革職拿問帶  
罪賠修俟該叅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

行奏聞請旨公子看完那程師爺又說道據部裡說只要  
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沒  
有個不開復的只不曉得老翁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  
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  
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幾個月用的日用兩三番的  
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裡弄得出五六千銀子  
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再描一筆如果他  
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金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  
急得淚流不止程師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  
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

無這理可計議了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  
有個老家人姓張名叫進寶原是累代陳人年紀有七十  
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  
小爺你別着急儻然你要急出個好歹來我們作奴才的  
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個商量因向程師爺說道我們小  
爺本就沒主意再經了這事別爲難他了倒是程師老爺  
替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就保住官  
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沒銀子家  
裡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肯罷誰家也不能  
存許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必定要如數難道老爺在外

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  
腋成裘了那張老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話了因又  
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遠說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  
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裡不是有座寶珠洞  
嗎那廟裡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裡却有幾兩銀子向來  
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賬老爺常到他廟裡下棋閑  
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  
個貪利的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  
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  
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

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程師老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師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爲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自處寄去狠好儻然沒有妥便就是我走一盪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師老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托我們老爺的福也還巴結着跑的動何

況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老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這個年紀儻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悞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安當了還是我跑罷華忠替張進寶慮而絕不自慮爲人謀而爲在平上站客那張進寶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撇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抬個不了却都爲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你們先不必吵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



怎麼個樣兒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裡更不知  
怎麼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銀子就是  
嬷嬷爹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  
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路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  
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  
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  
成名如今場期將近丟下出京儻然到那裡老人家的公  
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  
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  
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

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  
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  
人也是苦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都  
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哄  
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借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  
師爺說師老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  
似的馬上可巴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  
是劣蹶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真要去那常行牲口倒不必  
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回師傅索興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  
回來帶着小么兒們在這園子週圍散誕散誕程師爺道

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裡答應着只是發  
怔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日粉一  
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日粉號叫子金是個舉人何  
之潤號傳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  
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了安老爺的信息齊  
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卽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  
一番公子也把方纔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  
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  
會各同廳的朋友多少大家集個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  
粟無濟於事這裡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

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不在家  
又復一筆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給他發  
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况且浙江離  
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槩也就可挽回了  
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好去見老  
人家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  
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  
斟酌的公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  
那些人置辯眾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辭公子  
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同道舅太太來了舅太太

太出場另自一種氣色。原來這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佟孺人起身時曾托過他，常來家裡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這是怎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并華嬷嬷支應，裝烟倒茶。正說話間，那張進寶從廟裡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了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裡，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托。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裡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

是多了，沒有我這裡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少爺寫個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他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大槩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地，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便又將方纜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過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啣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三千地呢，這麼大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

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裡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纔好。再要攔着我，我不教去。我必驚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外，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纔不言語了。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說是慢慢

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銀子兌回來。內裡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嬷嬷，並兩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騾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載行李，銀兩連諸親友幫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

從莊園上起身兩個騾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起身只見家裡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這是那裡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托付我說道兒上管着他些兒別惹大爺生氣豈獨劉住兒聞之五內摧傷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哇他摔了一個筋斗就沒了氣兒了華忠又問說誰叫你來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

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棺材還沒有呢華忠說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老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回三河去因為買了點東西兒晚了夜裡個纔走他家親

戚兒就叫我順便捎這個信來

自西山麓之雙鳳村回三河當越京城由通州而東

長新店非其所經南轅北轍不得謂之順便若改三河為房山則順便矣質之燕北間人以爲然否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着兩個人這裡說

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擻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

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  
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白想想我這話是不是  
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嬷嬷爹不  
是這樣也這一件事我看着聽着心裡就不忍左公見此必曰孝子  
不置承錫爾類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  
其是之謂乎人家作兒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不叫他去發送的理斷乎  
使不得倒是幾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換了來  
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  
露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  
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華忠聽

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  
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  
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  
他囑附說你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告訴明白張爺就說  
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  
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叫他連  
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那劉  
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  
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  
站安公子從這晚上起就盼望趕露兒來左盼右盼總不

見到華忠說今日趕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裡頑兒住了因說偈們別耽誤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裡我們那裡尖那裡住我們後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候不了事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趕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嫵嫵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

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會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連着買棺盛斂送信接三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的踪影全無直等到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告知了張進寶被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趕上真成了個白趕路兒的了

然則劉住兒之爲此是後留住不言可知

話不提却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騾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脚呀這兩個騾夫再不說他閉下一頭騾子他還是不住的左支脚錢右討酒錢把個老頭子嘔的嘔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淨一日正走到在平的上站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實向乏了打開鋪蓋要早些睡怎奈那店裡的臭虫咬的再睡不着只見華忠纔得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嫫嫫爹你那裡去華忠說走走就來一回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

喝多了水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裡走動哼啊哼的哼成一處噯喲啊噯喲的噯喲成一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呀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只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價便手脚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撮着手只叫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店主人說店裡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窗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腳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纔好呢趕緊取了一個青銅



錢一把子麻稽連刮帶打直弄的週身紫爛渾清打出一身的黑紫包來他的手腳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說不相干兒了可還靠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扎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這時候可那裡去找會扎針的代服去呢店主說你老要作得上我就會給他扎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扎罷他纔到櫃房裡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腎俞三里四個穴道扎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纔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一

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髒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嫫嫫爹這纔沉沉睡去一宿無話次日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緩過來了只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跑堂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子纔胡擄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來看華忠便在炕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裡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着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華

忠說小爺你只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便向公子說大爺呀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托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找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僧們主僕作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臭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就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裡安

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纔扎掙得起來儻然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耽擱了慢說我就挫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如今有個主意這裡過了往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裡有我一個妹夫子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標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他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

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上年他還稍了書子來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個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麼大摺下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發生嗎我可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時候再求你們去這書子我不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着麼如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話并現在的原故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

寫好了帶上等我托店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在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驢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子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枝子儼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裡寫上就叫我妹妹到店裡來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兩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裡耽擱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扎掙的注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了算是辜負了

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大爺你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交給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裡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說我也想到這裡了一雞一解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驟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毫無滲漏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驟夫未必肯去三則如果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好跑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耽誤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己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

念給他聽這纔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在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回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爲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個回信見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值甚麼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嬷嬷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纔畧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

給嫗嫗爹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勾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咐你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大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裡不妨就讓有歹人他也没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爲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辦作討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

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

拋一片心切記切記

忠盡老僕告語諄諄下文芒刺在背轉由此段而生真乃妙絕千古

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裡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便催着公子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裡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了鬢多少人圍隨如今落得跟着兩個騾夫戴月披星冲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要知那安公子到

了往平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那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  
都在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

第四回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  
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  
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道幸喜  
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只得寫信求  
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往平相候這日  
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  
玉露泠泠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

個店夥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凄慘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就到了在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傍燒鍋當舖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那座便是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厨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桌條檯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檯上坐着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在那裡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擔子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騾夫便問道少爺們就在這裡歇了公子

點了點頭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街心裡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裡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呀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騾夫幫着搭進

房來放在坑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稍馬子吃食  
簍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  
來的店夥惦着他店裡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  
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嫗  
嫗爹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在平的話打發店夥  
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  
是一大碗凉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  
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却說那公  
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嫗嫗  
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

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  
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理  
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飧那些苦楚便是店裡的洗臉木盆  
也從不會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  
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怔着瞅了半  
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凉了也不曾洗接着飯來了就用  
那店裡的碗筷子潦茶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一時閒  
那兩個騾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騾夫一  
個姓苟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  
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極滑



賊長了一臉的白癩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裡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狼好這東南大道上岔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哇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莊上有一個褚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訴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

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裡來人家是個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只告訴明白了他他就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裡還怕短人使嗎公子扭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宜可再到店裡櫃上問問千萬不要悞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用說了說着二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

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正走之間見路傍一座大  
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  
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却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  
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  
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  
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裡那白臉兒狼便  
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偕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  
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  
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  
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

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哩接了人家  
兩三吊錢給人攔下人家依嗎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  
你就打了飽咯兒了你瞧偕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  
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正說到這句  
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眼光一閃見從路南一步步  
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  
曠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墨定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  
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膜兒白肚囊兒白尾巴稍兒你瞧外  
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  
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攔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

保買不下來真鑑一番原來爲傻狗說你管人家呢你愛  
此寫出賊頭賊腦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只見驢上那人又一把扯手往懷  
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  
臉兒狠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狠說這話  
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因爲咱們倆  
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飛不了我逃不了你的講到咱們  
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糊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  
賺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這盪買賣算你我倒了運了  
那僱騾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  
的老頭子真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

挺撇挺橫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  
病在店裡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  
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槩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照這  
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騾了也幹了偕們倆也賠  
了觀第六回究竟騾子安在偕們倆又安在實則未到淮安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  
呢白臉兒狠說依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  
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先找  
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年兒回來到店裡就說見着姓褚的  
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裡等偕們把那個文詢詢的雛兒誑  
上了這兒偕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

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裡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裡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偕們馱着往回裡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裡走嗎順着這條道見到那裡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偕就是這麼辦咧當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晃腦的走了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

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裡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後正是店裡早飯纔罷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屋裡淺斟低唱那屋裡呼么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也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惦着嫫嫫爹此時不知死活兩個騾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我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

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裡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  
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  
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  
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  
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  
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  
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念念不忘正閉着眼睛背到這  
裡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  
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  
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

上穿着件月白棉紬小袷兒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  
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裕包下邊穿着條  
香色洋布袷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襠膝蓋那裡都酥了  
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裡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  
的白纒綢汗巾兒腳下包腳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掖  
巴魚鱗徽鞋可是鞞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  
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撲的一  
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烟袋往嘴裡給愣入公子說我不  
吃水烟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烟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裡  
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

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烟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烟我就不會吃烟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唵嚕唵嚕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烟從嘴裡吸進去却從鼻子裡噴出來賣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裡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

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甯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這怎麼個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噠楞噠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頭一個拿着一担柴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裡打着一付扎板兒噠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廳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早有人在那接着叫住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沏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晾着只倒茶的這個工夫

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長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臉上抹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抱着面琵琶原來是兩個大了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

牆角落裡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青晨早起丟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道你不聽這個俗唱個好的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了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擄了幾十給他他便喜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趕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裡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

方纔晾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  
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起子纔攪着屁股扭搭  
扭搭的走了且住一陣鬼混已應了攪老頭子的話了作者嫌入正文太驟故着此橫風一吹  
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然生得尊貴不曾  
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  
纔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  
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  
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郎或在大面兒上有  
那個攪老頭子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  
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鼓擊

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却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糟擾又  
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騾  
夫早些找了替一官來自巳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  
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裡說  
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計此地到二十八  
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  
步行去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槩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  
響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  
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一直  
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



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裡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回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珠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愧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子

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着兩隻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裡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裡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台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

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裡的鞭子望鞍橋洞兒裡一插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裡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牆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棹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槩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

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弔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歎歎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懸着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回的走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裡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裡敲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歎歎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就是我嬷嬷爹說的那

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唐突命正他儻罪過不小他儻然要到我這屋裡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裡心裡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跣踏的一聲把那扇單扇門關上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纔關好了吱嘍嘍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裡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裡邊東首靠南墻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裡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褚

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這裡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煙袋兒交叉着手靠着廳台兒在那裡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開了個點手換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煙袋桿望巴掌上一拍磕去烟灰把綳袋掖在油裙裡走來問公子道要開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  
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急

麼煩起來咧何候你老你老吩咐破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瞭想來是將纜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俗們都灣轉的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聽俗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裡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兒還有個旗下金北京城裡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烟袋疙疸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此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

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破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裡去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太爺你老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別板橈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筋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裡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頭號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

在這兒跑堂兒嗎你老這是怎麼說呢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裡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趕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了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裡直等他從屋裡兌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裡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真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破你老破多少錢破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千楮說着

又伸了兩個指頭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樁故事的時候就考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纔註疏出來道是月之爲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干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吊也干者干之替語也吊者干之通稱也楮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爲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千楮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千楮玉千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

妙辨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倆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裡去又悄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

原請兩吊實用四百蓋中飽者什之八未知談

老所屬二十四廳報銷冊視此何如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噹的就是一脚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噉啣了一聲先把腿

蹲了張三說你攔着破那非離了拿鋏頭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鋏頭李四說呸你把偕們的繩槓也帶來這得倆人抬呀少時繩槓鋏頭來了這一陣嚷嚷院子裡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縮辮子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鋏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換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裡拿着鋏頭看了一眼接口

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問得動他嗎打諒顏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筋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想是爲拴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裡一分拿着樁兒挺着腰掖兒身北向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

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脚根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摞把那塊石頭就摞倒了看的衆人齊打夯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嘆的一聲的也有暗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棹乎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穀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裡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裡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裡來纔要關門怕門闕不牢

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况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尙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這個人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開門揖盜麼只急得他悔歎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裡乾轉這且不言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摺倒在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礮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閉着把這石頭上

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回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裡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裡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裡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眾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裡看了無不咤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却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



布帟兒挂起自己已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棹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裡說這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裡正在爲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裡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裡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要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也知蘭蕙非凡草怎奈富門礙着人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驛夫回來到底怎生撥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在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四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

第五回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荏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荆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踪難辨一時錯把他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已屋裡來了及至到了屋裡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女孩兒一般的

人那裡經得起這等的磨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  
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個見識來了你道他有了個甚  
麼見識說來好笑却也可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  
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  
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罷安公子便向那  
稍馬子裡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說不出  
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  
纔有言在先拿進這石頭來有兩串謝儀那女子笑了一  
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  
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正

在那裡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  
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

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

更夫就合他在廳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調

不少偏有此閒情逸致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

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不料給

當面抖擻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

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算多剩了一個大錢掖在耳朵

眼兒裡按照歸除數算絲毫不爽想合兩個更夫拿着鋸

頭繩橫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

兩吊錢又弄疑相了纔待赳赳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  
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裡你此來自  
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  
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  
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  
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嬷嬷爹囑  
咐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  
想我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若果如此讀  
書豈非死然  
下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况且祖宗  
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提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

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

後來要問而終不言此時皆問  
亦徒問而已莫如省去爲高作

者恐人見其省之跡也轉咎  
公子一句以爲公子之漏

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

了個方向兒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  
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  
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  
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  
句口中不言心裡暗想說這可沒的說的了怎麼好說我  
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淮你進來呢  
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裡串店的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  
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裡也嚴謹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

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槩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  
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  
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  
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  
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  
味的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列公若  
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  
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  
已膽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裡話我安某從不

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  
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  
表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這是在然我一定要作的  
你經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話等  
我一椿椿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  
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  
勢派怎的說得到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  
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  
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還說得  
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

已自然覺倚你斯文一脈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曾  
自己想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裡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  
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裡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  
安那女子又假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個伙伴在後的  
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  
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恁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  
裡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夕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  
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詳細據這樣看  
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止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莫不  
竟是個大盜從京裡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嫫嫫參

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使如何是好  
呢不言公子自己肚裡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  
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  
怕店裡閒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  
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  
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  
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  
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道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裡萬  
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况且  
在大路上大店裡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

笨事縱說有銅牆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得了來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入故此我纔畧略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你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容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

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方纔若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愧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為保護這幾兩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家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

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見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婆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纔得了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尋了個錯縫子忝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裡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卧病的卧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

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邊烘兩朶紅雲面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搨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裡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趲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却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



事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至走盪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纔不過午錯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儻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爲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騾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踪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裡呆望悵悵如有所失却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衆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聽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

聽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裡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閑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一定是向來認識在這裡遇着了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字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裡認得起店主人說既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

開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裡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各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慢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直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

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台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裡就好合他打饑荒了你老白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裡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之走不走於驟夫之誑誘轉走於店家之催逼一力攬掇只須公子往外一點順水行舟毫不費力作者筆意迥不猶人

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騾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臉兒狠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褚爺給你老稍了個好兒來說家裏的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騾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騾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力的攬撥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愿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騾夫店家兩下裡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裡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

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附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

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

筋筋○盡信書誠不加無書然亦安

得以書不可盡信遂謂古今無一可信之書聽言亦猶是也公子始既泥其所不必泥茲又忘其所不可忘一誤再誤幾至不免是非分別界在幾微非精之以格致深之以閱歷不可蓋謹言之便忙忙的收拾行

李背上牲口帶了兩個騾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

裡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人矣這等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裡的豪杰俠烈場的中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一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灑膽訂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驢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

風隨相傳  
神迴氣合

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狠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裡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狠說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驢夫說的路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

不由得心中又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水精如意 玉連環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個騾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騾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這邊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也不值

得問這兩個騾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騾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騾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却說那兩個騾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裡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

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煙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狠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老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趨向前去行了一程來道黑風崗的山脚下只見白臉兒狠向俊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還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騾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能如此盡心到去倒得賞

他一賞那白臉兒狠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鑿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搵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唧嘩唧山響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裡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狠從騾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却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証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狠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回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裡頭住了一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鴨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裡面隨處都有這山裡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裡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

只道有人掏他的崽兒來了便橫冲了出來一翅膀正搨  
在那騾子的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一撥甩就把騎  
着的人掀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落  
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他便一蹶  
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羣的  
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那白臉兒狠摔的草帽子  
也丟了幸而不曾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碌  
身爬起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趕腳的營生本來  
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  
騾子跑那裡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行一直

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騾子奔  
了水去這纔一個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攏住

那個騾子罵道不填還人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

吃肉狗欲喫騾乎少頃則驢喫狗並喫狼矣狗與狼之見

成而狗與狼已俱飽驢腹巧莫巧於造物奈何欲與造物

爭巧哉雖然以燕伐燕不可以訓卒之刻惡鋤奸代天行

截遂乃以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裡嘆道怎

麼又岔出這件事來抬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只

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

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

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却

挂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裡面  
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烟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  
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棹子一條板梯  
棹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筐籬樹上掛着一口鐘一個老  
和尚在那裡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裡  
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  
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  
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  
是呢公子一聽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見那白臉  
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了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耽擱

了這半天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狠氣喘吁吁  
的說不值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  
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銜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  
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兩個騾夫未及  
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  
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倆月頭裡出了一個山猫  
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  
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裡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  
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鐺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  
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响早走出兩個和尚來



一個是個高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  
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  
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裡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  
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  
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  
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答應就  
是我們僧家剩個幾百錢香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  
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  
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賣的胡琴兒你就拉起  
來咧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悞了事想了想天

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  
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裡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  
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不咱們就住下  
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裡面  
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裡邊  
一個拐角牆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裡面  
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脫落滿地鴿翎融糞敗葉枯  
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  
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階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  
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筋兩沉重

那瘦的和尙向着那秀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  
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  
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裡走出一個胖大和尙來那和尙  
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糝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  
查見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  
一般非關客人眼尖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問  
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裡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裡  
歇罷那裡諸事方便也嚴緊些公子一回答禮回頭看了  
看那配殿裡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却也  
實在難住便同了那和尙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

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  
個月光門兒望着裡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  
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廳南炕通天排插堂  
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檯東裡  
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廳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  
一張條棹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  
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裡也放着臉  
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尙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  
已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  
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裡如同

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熾燈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幫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裡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麩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裡又有兩個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

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裡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裡自己釀的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盅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壺裡又斟了一盅說道喝一盅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攬寒夏天煞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賜了這一盅我再不讓了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

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裡不曾  
接住一失手連盞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盞子砸了個粉碎  
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唵的一聲冒上  
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呸我將酒敬人並  
無惡意怎麼你把我的酒也潑了盞子也摔了你這個人  
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子拿住往後  
一搯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裡說道大  
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推推搡  
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  
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裡攥住騰出自已那隻手來

在僧衣裡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  
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  
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  
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  
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  
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搯成雙股往  
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繫緊了繩頭他頓叫三兒拿傢伙  
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裡端着一個  
紅銅鍤子盛着半鍤子凉水鍤子邊上攔着一把一尺來  
長發風也似價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

這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  
不知要怎樣哀求纔好沒日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  
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  
着公子道呀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  
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  
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爲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  
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峰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裡出  
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  
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裡有一點摘不開的  
家務家務何義脾子上兩三故此不會出去你要啞默悄  
道血日子是其務也

靜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猪拱門  
我看你肥猪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見兒的給你留個  
圓圍口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裡糊塗的死了就完  
了事了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精兒亮瞧出來了抵  
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  
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裡有一眼  
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況這也不值的嚇的這  
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  
兒的日子偕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  
麩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哧

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

白嫩嫩的胸脯兒來

爲第八回赤身露體句伏脈寧爲

他

便向銅鏡子裡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籠定了刀靶大  
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  
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  
散魂飛雙眼緊閉那凶僧描准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  
往前一冒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撲啞呀咕咚  
噹唧唧三個人裡頭先倒了一個這正是雀捕螳螂人捕  
雀暗送無常死不知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書

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五回終

所  
圖  
書  
印

